

# 在520的夜晚， 我们去看大彗星

◆ 胡晓明

《娜塔莎、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》根据托翁《战争与和平》第二部第五卷改编而成。音乐剧结尾那颗横贯舞台的璀璨天体，不是人类希望的廉价象征。它是一条通过争斗得到和平、通过灾难得到新生、通过否定而达到肯定的世界进化之路。正是这条烈火之路，赋予了这部百老汇名片音乐剧超越爱情歌舞剧的史诗分量。

皮埃尔的“爱无力”，娜塔莎的“爱脆弱”——这两者构成双主角的戏剧张力，也构成了托翁“肯定”的起点：人渴望爱，向往善。但这种“肯定”在1812年的俄国是站不住脚的。拿破仑的大军正在逼近，莫斯科即将燃为灰烬。上流社会的沙龙里，人们依旧在虚伪地调情、背

叛、哭泣。第一次否定由此降临：战争与灾难粉碎了一切温柔的幻想。娜塔莎被诱骗后的羞耻、皮埃尔在《尘埃与灰烬》（“我们都是尘与土”，听起来有当今战争的影子在晃动）中唱出的虚无，都是这种否定的内在化。爱被击碎了，善良被践踏了，个体坠入绝望的低谷。

然而，历史逻辑的精妙在于：否定从来不是终点。1812年的战争烧毁了莫斯科，却催生了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；娜塔莎的创伤让她告别了少女的盲目；皮埃尔的虚无逼迫他直面存在的本质。否定之否定——即第二次否定，发生在彗星升起的时刻。彗星意味着大灾难，又意味着新生。皮埃尔在彗星的光芒中领悟到：正因为他曾经“什么都不是”，他才可以成

为一切；正因为爱曾经无力，真正的爱才必须从废墟中亲手重建。这不是对最初肯定的简单回归，而是在经历了否定之后达到的更高层级的肯定。这便构成了全剧最温暖的反讽：一个不懂爱该如何给出的人和一个人爱得遍体鳞伤的人，竟成了彼此的药。娜塔莎从皮埃尔那里学到的成熟，恰恰是皮埃尔从不成熟中跌跌撞撞走出来的；皮埃尔从娜塔莎那里获得的诚挚，恰恰是娜塔莎在遍体鳞伤后依然保有的天性。

音乐剧中最动人的瞬间，不是任何甜蜜的和解，而是皮埃尔在彗星下唱出：“活着！”——这颗彗星就是史心的化身。它告诉所有在战争中失去家园、在灾难中濒临崩溃、在否定中怀疑一切的人：新生不是

遗忘伤痛，而是将伤痛锻造成铠甲。人类进化的真相从来不是直线上升，而是在一次次的“通过……得到……”中螺旋前行。

当大彗星拖着长尾划过莫斯科的夜空，它照亮的不仅是皮埃尔与娜塔莎的宽恕与再认。它照亮了一

条亮如雪落的路。我有题《大彗星音乐剧》二首：  
不因消得人憔悴，肯投江天风雨村。  
从今雪落无声处，认取星光一缕魂。

已随战火焚城阙，犹借大星荡劫埃。  
莫道虚无终寂灭，爱从灰烬始花开。



## 天空是舞者的投影

——观舞剧《朱鹮》有感

◆ 张丞

5月26日晚，小满刚过，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的舞台上，《朱鹮》翩然而至。领衔主演朱洁静与王佳俊同台，以一场关于生命、失去与守望的舞剧，把观众带入了那片澄澈的天空，鹮仙振翅的姿态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留在了观众心里。

舞台上，一片羽毛落在舞者的手中，自天空而来，向凡尘而驻。初入凡尘之时，时光处于“慢时代”。汗水滴落在泥土，阳光洒在脸上，人们习惯于向天而望，昂首问道，俯身寻踪。就在这一起一伏之间，见到了空中的那片羽毛。天空无比清冽，容得下它飞跃于山海之间。人们视其为“吉祥”，与其共舞，这一舞便是千年。那时的世界是缓慢的，慢到足以看清一片羽毛飘落的全过程，慢到人与鹮仙可以彼此凝视，那种慢，是一种对自然的欣喜与敬畏。

舞台上，舞剧《朱鹮》自2014年首演，已在舞台上“飞翔”了十二年。饰演鹮仙的朱洁静凭借对角色的深刻诠释，摘得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，完成了“荷花奖”“白玉兰奖”“梅花奖”三大国家级奖项的大满贯。

舞台上，时间来到“快时代”，一切变得规则有序。人们不再相信认知以外的事物，变得狂傲、自大、可怜。天空同样落下一片古老的羽毛，乘着远古的风而来，却无处可往，更无处可驻。它的飘落如此缓慢，而人们不再有耐心——这与“快时代”毫无瓜葛。高楼取代了山海，屏幕取代了仰望，人们低头赶路，再也不会为一片羽毛停下脚步，朱鹮

的消失，不是突然的，而是在无数个被忽略的瞬间里，一点一点从天空中抹去的。

舞台上，那个将自己轻盈交付给舞台的身影，也曾茫然、痛苦、失落。2024年，朱洁静被确诊乳腺癌，化疗、放疗、手术，一次次将她的身体拖入深渊，八个月暂别剧场，她以为自己再也“飞”不回来了。那些日子，她像一片被暴风雨打落的羽毛，坠在泥泞里，不知道风什么时候会再来。

舞台上，曾经的羽毛落在曾经人的手中，曾经的人遇见了曾经的天空，而曾经的天空下不再有曾经的鹮仙。他带她去往山海之间，只看见一片荒凉之地——天空无有振翅之鸟，陆地无有饮水之姿。她去到了“玻璃盒子”之中，可那里终究不是她的归宿，她的眼中依旧是那片澄澈的天空。舞台上的“玻璃盒子”是什么？或许是博物馆的展柜，或许是医院的病房，更像是现代社会为一切逝去之物准备的精致坟墓。

舞台上，朱鹮如标本一般供人参观，但她们的眼睛，始终望着外面，望向天空。

舞台下，当朱洁静重新站上舞台，张开双臂的那一刻，她“活”过来了。那片曾经无依的羽毛，化作了振翅而飞的勇气，在至暗时刻之后，比从前飞得更高。那一刻，舞台上的鹮仙不再仅仅是一个角色，而是她自己——一个从深渊里爬出来，把伤口变成翅膀的人。

当“玻璃盒子”再次打开，曾经的旧时光又于她眼中变得鲜亮明媚，好似舞者旋转跳跃后的天空投影，绚烂如彩虹。或许，真正的“玻璃盒子”不是展柜，也不是病房，而是恐惧本身，只要你敢于打开它，光就会涌进来。

如剧中所言：“为了曾经的失去，呼唤永久的珍惜。”

我们失去了什么？我认为想象。在“快时代”中，我们习惯于给任何事物下定义，仿佛问题就此被“圆满”解答。可正如朱鹮的失去与重逢，舞剧《朱鹮》通过舞者的身体语言给出了答案——多义的，不完整的。想象不是逃避，而是在一片空白中看见可能的能力。或许当朱洁静在舞台上一次又一次地旋转跳跃，那种只存在于想象中、幻梦中的力量，甚至可能更加接近她对于自己的定义，更加接近“真相”。

我们需要珍惜什么？我认为



天真。我们曾“天真”过——曾几何时，我们的审美不具有功利心，曾相信一切真善美，曾无条件地希望给予他人拥抱与尊重。可这种天真被我们亲手毁灭，毁灭后才发觉珍惜的可贵。而朱洁静的天真，是始终相信“张开双臂就能活过来”，是经历了狂风暴雨，仍然说“希望未来的十年，我依然能在舞台上尽情飞翔”。这种天真不是幼稚，而是历经沧桑后的选择，选择相信，选择飞翔，选择不放弃那片空中的羽毛。

当朱鹮振翅划过天际，观众望不见她，我们能够看到的，是舞者的舞姿。在舞动的身体与流动的旋律中，我们仿佛又看见了朱鹮飞过的样子。天空中的朱鹮投射在舞台的光影之中，而舞者又被投射在想象的天空之上，也被投射在每一个观众的眼中、心中、梦中。

当一片羽毛落在空荡的舞台，忽然明白，那些舞者的每一次的旋转、跳跃、振翅，都是在为消失的灵魂“画像”，也是在为自己“画像”——那是她们推开一切、振翅而飞、最勇敢的样子。舞台上，他们、她们，还有它们的身影投在剧场的穹顶，投在每个观众走出剧场后望向天空的眼眸里。那里，正有无数无形的羽毛，在想象的风中落下。

天空中的舞者缓缓，土地上的行人匆匆，映照于空，不见飞龙。但朱鹮在，它在每一个愿意抬头的人的眼中，在每一个经历坠落却依然选择张开双臂的人的天空里。



扫一扫  
请关注  
“新民艺评”

## 当春之絮语，叩响命运之门

◆ 茅亦铭

当安德里斯·尼尔森斯登上指挥台时，东艺音乐厅内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期待感。这是这位指挥大师睽违7年后再次亲率德奥交响乐团亮相上海。本场音乐会以舒曼的《降B大调第一交响曲“春天”》开场，以瓦格纳歌剧《女武神》第一幕（音乐会版）收尾，既是一次对乐团历史传统的致敬，也是一场当代正统瓦格纳演绎的集中展示。

上半场，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带来了舒曼“春天交响曲”。这一选择本身就充满了历史的深意——185年前，正是由乐团时任音乐总监门德尔松执棒，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全球首演。近一个半世纪后，当门德尔松之后的第N任首席指挥安德里斯·尼尔森斯挥动指挥棒时，现场爱乐者所聆听到的是舒曼笔下万物复苏的浪漫旋律，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“莱比锡之声”的一脉相承。

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作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市立交响乐团，其历史可追溯至

1743年，是世界上第一支不依附于宫廷贵族的市民乐团。乐团以独特的“莱比锡音色”著称，深受门德尔松、富特文格勒、马祖尔等大师的影响。在尼尔森斯的指挥下，这种音色传统得到了延续与焕发。当晚的舞台上，乐团两组定音鼓分别在左右两边“控场”，铜管声部“一字排开”形成排山倒海之势。

下半场的瓦格纳歌剧《女武神》第一幕，则将本场音乐会中蕴藏的戏剧张力推向了极致。当晚演唱会的阵容堪称豪华——三位活跃于欧洲顶级歌剧殿堂的实力派歌唱家联袂登场。克劳斯·弗洛里安·沃格特饰演齐格蒙德，被拜罗伊特官方称为“当今最杰出的瓦格纳男高音之一”，演出足迹遍及维也纳国家歌剧院、纽约大都会歌剧院、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等顶级舞台。莎拉·韦格纳饰演齐格琳德，近年来因演绎瓦格纳《指环》中这一角色而备受好评，欧洲主流媒体

形容她的声音“灿烂光辉、充满力量”。维塔利·科瓦尔乔饰演洪丁，被赞为“当代歌剧界最杰出的男低音之一”，2025年拜罗伊特音乐节《女武神》中他演出的正是同一角色。这三位歌唱家今夏都还将在拜罗伊特音乐节的《指环》中担纲主演，他们的上海演出，堪称是拜罗伊特顶级阵容的提前预演。

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尼尔森斯本人是当代最重要的瓦格纳指挥之一，曾多次执棒拜罗伊特音乐节。自2018年起担任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首席指挥以来，他与乐团合作录制的布鲁克纳交响曲全集广受好评。《女武神》的第一幕聚焦人类角色齐格蒙德与齐格琳德的相遇、相恋与相认，全程以“主导动机”体系推动叙事。接过“方向盘”不再“自动驾驶”的尼尔森斯如虎添翼、势如破竹，在当晚的演出中，他展现了他对瓦格纳音乐戏剧结构的深刻理解。从第一幕开场“冬日的风暴已然消退，春天带着温柔的光芒闪耀”的齐格蒙德唱段，到著名的“仲夏

夜”二重唱，乐团在尼尔森斯手中呈现出一种既保持德奥交厚厚度，又不失歌剧戏剧张力的独特平衡。这一晚，我们听到了历史传统与当代巅峰的交汇。当舒曼《春天》中那生机勃勃的乐章在音乐厅中回荡时，我们仿佛能听到1841年门德尔松指挥的那个夜晚的回响；当《女武神》第一幕在三位顶级瓦格纳歌唱家的演绎下推向高潮时，我们看到的则是当代歌剧舞台的最顶尖水准的又一次在上海呈现。

对于上海广大爱乐者而言，这是继2014年、2019年之后，时隔7年再次与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实现“面对面”。从门德尔松时代至今的283年历史中，乐团见证了德奥音乐传统的兴衰更迭；从尼尔森斯和三位瓦格纳歌唱家的舞台上，我们看到了这一传统的当代表达。在这个已经从“春天”来到夏天的夜晚，莱比锡之声与瓦格纳雷霆在此交汇，孕育新生，绽放光彩！

